荊溪人老師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
2013 年 10 月 24 日，下午 2-4 點
受訪人：
荊溪人先生
朱芳女士(荊溪人先生的夫人)
訪問人/記錄：李蘭琪

受訪者大事記

出生/籍貫	1924 年 5 月 12 日，江蘇宜興人
學歷	1946 年政治中央學校新聞系畢業 1954 年就讀政大新研所第一屆學生（成舍我先生擔任荊溪人先生碩士論文指導教授）
經歷	1949.7-1968.7 任台灣新生報編輯、記者、主任、副總編輯、總編輯、評論新聞主筆、總主筆等職務，達 17 年。 1965.7-1966.6 台灣公論報總編輯 1966.7-1968.3 與友人合資開設印刷廠 1968.4-1972.2 大眾日報副社長 1968.8-1972.2 世界新專兼任副教授 1972.3-1978.8 世界新專任副教授兼編採科主任、1974 年兼任主任秘書、1975.8 升等專任教授 1978.9-1981.6 台灣日報副社長並擔任東海大學、文大、靜宜及世界新專兼任教授 1981.6-1984.10 國際日報副社長 1985.8-1990.7 世界新專編採科主任
著作	《新聞編輯學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1 年

求學及求職生涯

朱芳(以下簡稱朱)：我們是在民國三十五年進政大。我是唸經濟系，他是新聞系。我們是同屆的同學，但是因為共產黨下來了，我們學校是本來叫做「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」，三十五年立憲的時候就改成「國立政治大學」。本來校長是蔣委員長，立憲以後他做總統了，做總統以後好像就不能兼任學校的校長，所以我們校長第一任就是顧毓琇，也算是院士啦。到了三十七年，內戰南下，開始我們就逃亡，學校遷校。三十八年，陰曆，就是大年初一晚上，一月一日凌晨，大概是一、二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就搭火車遷校遷到杭州。那去到杭州以後，可是沒有經過好久啊，局事更壞了，學校才遷到廣州。在這廣州又更差了，本來要到台灣來，可是當時台灣就陳誠他反對。

荊溪人（以下簡稱荊）：不給我們來。

朱：還有，蔣經國先生也不給我們來，不讓來怎麼辦呢？共產黨已經來了啊，只好西逃，就逃到四川，以前在抗戰的時候，就逃到南溫泉去，四川南溫泉，就政大在抗戰時的校址，逃到那一邊。到那個時刻很慘，因為共產黨又來了，我們老總統已經飛走了，這個時候召集全體學生，當然這些學生對學校都有一種感情在，所以就跟學校走，可是共產黨來了啊，來了時候就召集每一個人發了很少的錢。比我低兩班，賴光臨在世新教過書，他比較清楚。因為謝然之是教他(荊溪人)新聞學的，對他很賞識。他一聽到他，他就寫封信給謝然之先生，謝然之先生就帶著我們到台灣來。

問：所以師母你們沒有跟著去四川？（朱：沒有。）你們就從廣州直接跟著謝然之先生一起來對不對？

朱：不是，謝然之先生那時候作《台灣新生報》的社長，所以他寫信給謝然之先生，他就帶我們做了見證，就到了台灣。我們今天去見他，他什麼都安排好了，就要他明天上班。

問：所以荊溪老師在《台灣新生報》待了十七年，從編輯、記者，開始一路往上做?

朱：一路做到總編輯。另外還有一個姚朋先生，後來作《中央日報》社長，他(謝然之先生)對這兩個人特別賞識，因為同學來找他的人很多，他們兩

個就是一起升採訪組，他採訪主任，編輯主任，一起，一個是南部版的總編輯，他先升的，姚朋是後升的，後來姚朋就到《中央日報》作社長去了。他又在十三年的時候，政大這個研究所招生，他就跑到政大研究所去，他是第一屆研究所畢業。

問：所以他等於在新生報一邊工作，一邊研究所？

朱：謝然之先生對他很幫忙，本來編輯忙，就採訪組的主任給他，作主任呢就是有新聞，給人家跑，所以他可以半工半讀，一方面在政大研究所唸書，一邊就作採編組主任。等到他畢業以後，他就把他調到新生報南部版作總編輯。

問：那荊溪老師好像也擔任過總主筆對不對？

朱：後來他到了國外去，原本要到西班牙，後來轉到加拿大，結果謝然之先生，因為《香港時報》總編輯王啟煦要辭職，要他到《香港時報》作總編輯。到了《香港時報》的時候，總編輯王啟煦先生，不肯走了。像我們台灣的沒有居留證，限制他的行動，去了之後一定要回來。

問：所以是社長讓他留職停薪，出國去歐洲留學？

朱：對。他經常還要給他一個稿費安家，他對他特別好。那個時候在南部，是民國，我來看看，我那個小孩才四十四年，就是研究所畢業第二年。

問：所以畢業第二年就到歐洲去遊學了？

荊：嗯，三十九歲。

朱：對。因為他那時三十九歲最後一年，省政府才給他一筆獎學金要讓他去。

問：那就是五十四年去的啊？三十九歲，荊溪老師是一九二六年出生的嗎？

朱：不是，那是報錯的。我是一九二六年，他比我大兩歲，他是一九二四。民國十三年生的。真正年齡是這樣，他後來因為什麼原因，噢，出國年齡要報小一點。（問：所以是三十九歲去歐洲的。）對，就說三十九歲才能出去。

問：那荊溪老師您曾經在《小世界》上面寫過，您好像是舍我先生在政大教書的時候，有上過他的課是不是？您是他的學生對不對？

荊：不是，我是新聞研究所，成舍我先生是我的指導老師，指導我的碩士論文。

問：他親自指導你哦！

朱：對，就是因為他重視他。

荊：七個老師啊，都是新聞界很有名的，給我作口試。但是成嘉玲很小，她在旁邊看我（朱：還在上中學。）看得我很緊張。

荊：老校長幫我很多忙，他請的人啊都是他安排。

朱：他很賞識他。那個謝然之也很賞識他。

荊：老校長請了很多老師，像是陳旭平。

荊：結果我七十六分通過。

朱：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國立沒有碩士，就政大才有第一個碩士班，就第一屆碩士班。

問：老師你念了幾年？

朱：一年．

問：那這個中間，老先生是怎麼指導你的？是每個禮拜見面去討論？

荊：每個禮拜見面。到他家裡。在花園新城。（朱：還沒有住在花園新城。）

問：那老先生他有教你課程嗎？教什麼課？

荊：新聞學研究。一個禮拜去上一堂，兩個鐘點。

朱：我們還差的半年才可以畢業，後來經過甄試，就重新考一考，是幾年以後的事，就考一考，才發文憑給我們。

問：大學文憑嗎？

朱：嗯，大學文憑。我們大四的時候就已經逃邊荒了，在那個四川，就這麼混水摸魚，甄試一下，就算畢業了。（荊：在台大考的。）因為方便我

們可以找工作。（荊：教育部在台大辦的。）全部發個畢業證書讓我們找工作。剛來的時候都沒有畢業證書，都還沒有畢業證書，可是新生報的社長就給他做編輯。反而高一班畢業後跑進來的學長，就他跟姚朋兩人是助編，他們那些人在做校對。他跑去跟總編輯講，這樣不行，我的薪水怎麼比他們高？他們畢業了，我還沒畢業，怎麼可以這樣？結果那天姚朋特地請我們吃飯，他說，上面對我們好的話，就不要講話了，再講話的話他也兩難。這是題外話了。

荊：如果沒有畢業我也就不能考研究所。

問：所以你們是來台灣第幾年考這個考試的？

荊：三十九年考的。三十八年要畢業。

問：你們是三十八年來(台灣)的嗎？

朱：三十八年，夏天，大概七八月之間。

荊：看到報紙他（謝然之）在做《台灣新生報》社長，我寫個信給他，寄到廣州，我們就來了。

朱：第二天他就去見總編輯，就安排到宿舍去了。

問：很賞識老師。

朱：對。因為他在學校的時候他是……

荊：我是班長。他（謝然之）不來考試，他在中央黨部做事情，他沒時間來，他弄了考卷交給我，告訴我該怎麼考，不要作弊啊！

問：那後來您為什麼離開了新生報，然後中間有段時間就是自己開業，然後又來到世新，還記得過程嗎？

朱：過程是這樣的，台北有個大眾日報，他就跟老師講，大眾日報請我做副社長，謝然之說好，薪水照拿，拿兩份薪水。

問：等於《台灣新生報》的薪水和職位都有，然後還到《大眾日報》做副社長？

朱：對。做了一年，經濟狀況不行，報紙關門了。報紙關門了以後，後來《台灣公論報》請他，他又跑來了。去了以後他就不好意思，剛剛那個帶

職帶薪的，現在又出去了他不好意思，所以這次就留職停薪。《台灣公論報》經營不善停辦，停辦他只好又回去了，回去就做南部版的主筆。主筆做做他又跑到國外去，但西班牙留學去。到西班牙去大概是我生了老四，四十八、四十九年的事了，可能快民國五十年了。

問：所以那個歐洲留學是在《公論報》結束後去的？

朱：是在《公論報》束以前。謝然之因為是文工會的主任，中央黨部文工會的主任，他管各地的報紙，他叫他回來接《香港時報》，到了《香港時報》之後，那個總編輯不肯離開，那沒有辦法，我先生只好回來。回來以後就第一個《大眾日報》請他，本來叫《農工日報》，等他做了之後又改稱《大眾日報》。因為經濟撐不下去，報紙很難辦。後來《公論報》又成立，那時候我就講了，不要老是出去啊，又到《公論報》去，結果《公論報》又垮了，他就不好意思出去了，他就在台北，在台北幹什麼呢？在台北做生意。他又不是生意人，做一年不到通通垮了，房子也沒了什麼也沒了。

到世新任教

朱：他研究所同學程之行，大概也教過世新，他太太就跟我講，他說老校長，就是成舍我先生，想請荊溪人到他的學校來，可不可以？我說，這個機遇多好啊！我說可是啊，他做事情大家都曉得他很能幹，他做人也很好，但是唯一的就是不要瞧不起他，要對他客氣，尊重他，才可以。他就見老校長，第一次見老校長，老校長看見他就站起來，他回來好得意，他說，老校長對我好客氣哦，看到我還站起來。他的能力是無庸置疑的，可是他就是要人家對他尊重。

荊：我那個時候很拼啊，我那個時候早上開門啊，還沒開門，我就待在門口，查學生。

李：服裝儀容？你是科主任也要去查嗎？

朱：不是，他弄錯了，他那個時候第一個先找了東南工專，請他做訓導主任。有在世新兼課，回來之後老校長就把房子，本來是租給我們住，就在那個(羅斯福路)五段巷子那邊，租給我們。後來他做了以後老校長很賞識

他，他下午在世新，一半一半，老校長就跟他講，你全天幫我辦的話，我房子就不要你房租，不但不要房租，還把木柵路一段，本來是洋房，前面是他的後面也是他的，前面給你住。所以他就把東南工專辭掉了，不幹了，就到這了，本來那邊也是說訓導主任。所以他就完全這來，我們就住在木柵路一段。

問：就從羅斯福路五段搬到了木柵路一段。

朱：對，那個五段本來是要我們房租的，現在就配給我們住進去。後來荊溪人看老校長粉刷好給我們住，他說我自己粉刷可不可以？老校長說不。他要工人粉刷好了，再住進去。粉刷好了不是很好了嗎，老校長也很滿意，也很放心。後來《台灣日報》就賣給國防部，國防部就派了一個人，叫謝天衢，因為當初他是中央幹部學校的，現在就是什麼幹部學校，北投，第一期的，王昇很賞識他，說他出來就給他做《台灣日報》的社長。後來就請他去，那我就反對，我說不行，想安定下來，你一次次東跑西跑，現在安定下來，日子很優裕，房子也免費給你住，你看像木柵路一段那一棟小洋房，多好是吧，我就不肯。後來他自己跟我說了，我說你們本來是好朋友，不要為了這個工作關係兩人感情弄壞，他說沒有關係啦，還有你啦，還有我。那沒辦法啦，只好讓他去。

揮別世新回到報業界

問：是去做社長還是副社長？

朱：他做副社長，到《台灣日報》了。到《台灣日報》後，老校長對別人不會喔，他讓我住在這個裡面。因為我訂了房子在花園新城，結果他看看，人家花園新城房子造好了，別人搬進去了，他就要別人打消息給我，他說你們這個房子有人搬進去了，意思就是說這房子收回來，他已經到《台灣日報》了為什麼房子還要給你住，所以老校長對別人不會這樣，對他特別的優待。（荊：他待我很好。）所以他靠兩個老師，一個謝然之，一個成舍我。那我不好意思啦，我就只好跟他講啦，只好搬家，我就搬到花園新城去，房子剛剛造好。後來在國外，民國七十年，在美國有一個《國際日報》成立了，請他做副社長兼總編輯。那時候大家都想出國，因為就是很飄搖不定，大家都希望出國去，所以能有這個機會出國去當然很好，而且

大家都拿綠卡嘛，因為共產黨來的話我們有後路，像我們這個國民黨政治學校的，每個人比較忐忑嘛，所以留個後路也很好，那時候就是很飄搖不定，不像現在，所以當然就去了。以前到《台灣日報》他就跟老校長講，我們到那邊去。到那邊去做了差不多一年多吧，民國七十幾年回來的我記不得了。

問：我這邊資料顯示差不多做了三年吧，七十年到七十三年。

朱：回來以後他就寫封信給老校長，老校長就發了聘書寄給他，就要他到世新來。

重返世新專任

荊：那時的世新，評鑑不及格。

問：就是你去美國回來的那一陣子嗎？

朱：不是，他到美國去以後，他就寫封信回來，他(成舍我先生)就發聘書給他，他就回來。

荊：還是做編採科主任。

問：所以您後來回來做科主任，有幫老先生推動過一些什麼東西嗎？

朱：他第一個返校是做主任秘書兼科主任。

荊：王曉波給一個學生不及格，學生去打他，王曉波打電話給我求救，我去把學生趕走，解他的危。

問：學生為了分數去找老師就對了？

荊：嗯。

問：那您有擔任過訓導主任對不對？

朱：對，主任秘書也做過，訓導主任也做過。

問：那訓導主任那時候是管理學生社團嗎？

荊：對。

問：那他們會辦學生刊物。（荊：我審查。）您審查再給老先生看，還是您審查就可以了？（荊：我審查就可以了。）就去看學生刊物寫的東西對不對。

荊：學生很恨我。

朱：他要錯的話，老校長對他會原諒，對別人的話就罵。所以真的有發生這事的話，他講兩三句話，老校長就哈哈哈哈笑了。

荊：老校長沒有責備過我。

朱：老校長對他特別客氣。老校長真的是對他很好。

荊：老校長過世的時候我們很難過啊。

朱：那個時候我們不是也離開了嗎，我房子也要回去了啊，他已經跑《台灣日報》去了，他跟老校長辭職，老校長說你本來是辦報的，你的興趣在這個地方，所以就讓你走吧。可是他住在宿舍裡面啊，等到那個房子造好了，他就叫人跟我講，那個房子好了，然後搬家。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，老校長始終對他……，他高興來就來，辭職不幹了就去《台灣日報》。那時在《國際日報》時，我記得我到立法院不是找他(成舍我先生)，因為宋楚瑜就說那個在國外的《國際日報》傾向共產黨，思想有問題，查我的信件，後來我找人，都說這個思想問題，沒有人可以幫忙。我很緊張，就到立法院去找我的學長吳延環。老校長也走過來看我說，你來了啊。同時他們兩個人說，包在我的身上，不要緊。我就很感激。結果後來可以讓他入境了啊，他就只好回來了，因為在國外這樣下去也不好，當然那個海外的報紙不管你什麼派系，管你什麼國民黨什麼黨，所以他只好回來了。回來之後他就發一個聘書讓他返校。

朱：老校長思想很自由，他以前在大陸也這樣，他覺得每一個人思想都不一樣。所以他對這些人，你看人家都不要、敬而遠之，他完全是辦學。

問：你們那時候常常有老師和學生會被約談嗎？

荊：沒有。國民黨不敢到世新來約談。

朱：老校長他態度很堅強，他一方面因為他是立法委員，老的立法委員，不是這的立法委員，所以他有他的主張。他覺得思想自由，遇到這樣情形的話他不予以理會，他很保護這些人。

問：那老師你曾經做過小世界的發行人對不對？

朱：一陣子。

問：你在做科主任的時候也有做過這個職位對不對？那這個發行人，像以前老先生都要自己批改版面的文章，那個部分您也要做嗎？還是都是由老先生在管理小世界？

朱：是他做，做了以後給老先生看。弄好了以後給老先生看。他負很大責任，後來他不做了，老先生覺得很遺憾。

荊：學生發表的刊物，我必須做檢查。他們都搞到六點鐘啊，都不交來，他們不交來就不能登，後來他有一次開天窗啊，我就不讓他登啊。

李：那學生會不服從，覺得學校管社團太多嗎？

朱：不會，那時候管得很嚴，不像現在。遵守，那時候情形跟現在不一樣。

荊：我主張要管。因為他還在學校學業中，你在學校就這樣，將來出社會怎麼辦呢？

朱：在以前的學校裡面，學生也比較單純些。現在的思想也不一樣了，因為我們教育當局採取了美國風，以前老校長還在世的時候，以前師生之間有感情，互相尊重，而且對學校也尊重，老師講的話學生一定要遵守，不遵守是不可以。不像現在，現在想法不一樣了。

問：那老師您那個時候第二次回到世新，剛好七十七年報禁解除，那老先生那時候想要辦立報，你對這個事情有回憶嗎？你有參與過台灣立報的籌備嗎？

荊：他要我去籌備錢。

問：他要請你去當籌備主任？

荊：不是。我本來寫社論，幾個人寫社論，三個人。輪流寫，老校長、我，還有一個在考試院的徐有守。

朱：憑良心，這個是我的原因很大，我跟他講拜託不要再做了，因為他幫人家忙每次到最後都是關門，我說不要做了。所以他就跟老校長說，老校長就說他就找別人，結果找別人他都不滿意。

問：八十年我們改制的時候您有參與過籌備的工作嗎？從專科，您那個時候是科主任嘛，那您是做最後一屆科主任嘛對不對。

荊：我在幫老先生管小世界，老校長就過世了。在任內過世的。

朱：他過世以後每個人作風也不一樣，一方面他年齡也大了，他年齡很大了，他那個時候已經快八十歲了，所以他也沒有資格，照理來說也該退休了，所以後來他們就讓他兼課，後來他兼課到八十七歲，他就說沒有像我這麼大年紀的，要辭職，他一辭職回來以後就開始不能走路啦，一些毛病。

荊：老校長那個時候管小世界管得很嚴，他每一期都自己來，我幫他編好都弄好，他來看看。

問：那老師您都教什麼課？

荊：東海兼的是採訪寫作，那個文化大學兼了很多課，編輯學。

李：那您在世新呢？也是教採訪寫作跟編輯學嗎？

荊：嗯。

朱：他還有教新聞史。

李：老師你們那時候的教材都是（荊：我自己編的。）那以前世新的教材都是，比如說像早期有些教材是舍我先生自己編的，還是都是由任課老師自己去編？

荊：我有一本新聞編輯學，用這本書教。

荊：所有有問題的老師都跑到世新來。

朱：因為思想有問題，別的地方找不到工作。

問：還記得有哪些老師嗎？

荊：王曉波啊，陳鼓應，差不多這樣。

李：老師您剛說那個，老先生在您回來後把您聘回學校，那時候是世新的評鑑有一些問題是不是？那後來有解決嗎？改善了什麼？課程嗎？

荊：請各大學老師來參觀我們的作業，新聞系的老師，他們高興得不得了。所以教育部本來都評鑑不合格，後來都合格了。八個科都合格了。我回來就開了一個作業的展覽會，請他們來參觀。

朱：作業展覽會，給他們看成果。

荊：後來八個科都好了，都通過了。我去的時候啊，八個科系有六個在台北兼差的，那搞不好嘛！專任一定要專任，不能兼差，不然怎麼行呢？